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續紅樓夢

第十七回 天上人間雙頌恩詔 癡男怨女大返幽魂

話說賈政從鐵檻寺將寶玉、湘蓮二人用軟轎抬了進城，走到榮府街口，薛蟠便吩咐轎夫岔道，將柳湘蓮抬了家去。這裡，賈璉在轎內攙了寶玉，剛到了宅門，就有小廝上前接住了轎桿，喝退了轎夫，一直的抬到榮禧堂的院內，這才落下轎來，早見王夫人從裡面哭了出來。賈璉在轎內忙道：「此乃大喜之事，太太不必悲傷。快教老婆子們抬了藤廬子來。」此時，李紈、平兒等都在上房門首站立，聽了忙命老婆子們抬了個藤廬子過來。只見賈璉從轎內攙著寶玉的腰，焙茗抬了寶玉的腿，輕輕的抬出轎來。放在藤廬子上，就將包袱做了枕頭。老婆子們抬了，便向大觀園而來。王夫人見了，便哭著跟了進來。再說寶釵一聞焙茗報信，早命紫鵝將瀟湘館收拾打掃妥當，安設了牀帳。一見老婆子們抬了寶玉進來，瞧見他那個樣兒，就像那年挨了打抬進來的一般，又像抬進一個小和尚子來了，也由不得一陣心酸，撲簌簌流下淚來。正欲上前來看，只見賈政、賈璉都跟在後面，他便暫且迴避了。王夫人一面哭著，一面吩咐老婆子們將寶玉安放在牀帳之內，仍將藤廬子抬了出去，便坐在牀沿兒上，拉了寶玉的手，就如哭亡人的一般，數數落落的哭將起來。賈政也坐在椅子上歎氣。賈璉忙勸道：「太太不必盡自傷心了。雖說他這個樣兒教人瞧著心裡難過，究竟並不相干的，不過再幾天兒他師父就來救他來了。太太若是盡自哭，只怕他的魂靈兒在太虛幻境也是不安的。」勸了多會，王夫人這才止了淚。賈政見王夫人不哭了，乃向賈璉道：「我們到外邊坐去罷，這裡也讓他們姊妹們過來看看。」說畢，便同賈璉各自去了。

寶釵見賈政、賈璉去了，這才走到寶玉的牀前，仔細看了一看，用手在他額上摸了一摸，乃向王夫人道：「太太放心，不用盡自哭了。這是他魂未歸殼，所以如此。他師父既然差人送了來，想來再也不至另有他虞的。」王夫人聽了點點頭兒，道：「我的兒，我想怪熱的天氣，你把他這和尚的衣服都替他脫下來。蓋上袂被，把窗戶上的竹簾子都放下來。雖不可受暑，亦不可受寒。」寶釵聽了，便挨上牀去，將寶玉扶了起來，攬在懷內，只覺他身軟如綿。王夫人忙替他解鈕脫衣，拉去了鞋襪，便蓋上了袂被。王夫人又伸手在被內替他褪了小衣，只留下貼身穿的兜肚兒，便命寶釵輕輕將他放倒，側身而臥。取過了包袱，換上繡枕，仔細一看，宛如睡覺一般，臉兒上仍舊紅是紅白是白的。王夫人看了，這才喜歡起來了。剛安置妥當，只見薛姨媽、史湘雲、探春、惜春、李紈、平兒、巧姐等都來了。大家齊到牀頭仔細看了一看，也有歡喜的，也有傷心的，滿屋裡紛紛談講，十分熱鬧。

這一晚，寶釵安置了桂哥兒，便帶了鶯兒、紫鵝、麝月、秋紋等，就在瀟湘館守宿。

到了次日，賈政剛下了衙門，就有賈赦、賈珍、賈環、賈蓉、賈蘭、賈芸、賈芹、賈薈等一齊過來看視寶玉。正在熱鬧之際，忽見林之孝慌慌張張的跑來稟道：「太監夏老爺背著旨意來了，請老爺快出去接旨。」賈赦、賈政聽了，俱各吃一大驚，連忙換了朝服，趨出門外跪接。只見夏太監騎著馬，背了旨意，直至大堂滴水簷前下馬，將旨供在香案。賈赦、賈政等俱行三跪九叩，禮畢，伏俯聽候宣讀。夏太監打開聖旨，讀曰：

朕前於幾暇批閱古今史鑒，偶覺神倦，隱几假寐，夢見一僧、一道，衣冠太古，相貌清奇，將朕引入天宮。蒙上帝降階延入。升瑤碧之宮，登丹霄之殿；筵開王母之桃，樂奏鈞天之曲；問答良久，酬酢甚歡。

座間出示大士、真人所奏寶玉、林黛玉因果一本，讀之殊堪憫惻。業蒙批示，定期於七月十五日命大士、真人降世，宏施法力，將所有太虛境註冊之人，概令回生，以昭盛世昇平之瑞。朕敬聆之下，深為感悅。

又蒙議及已故原任揚州鹽運司林如海，生前忠正，宜補京都城隍之職等語。既而酒闌送出，即見林如海伏謁道旁叩謝，朕復與彼溫諭片時，始覺遽然而寤。朕以夢境迷離，不肯遽信。不意昨日早朝，竟有一僧、一道在午門求覲，朕即宣入，觀其形貌，果與夢中所見相同；聽其奏對，亦與夢中所聞無異。是以暫將二人安置皇覺寺古剎。除將賢淑貴妃梓宮另降諭旨，令內廷自行敬謹辦理外，其自林黛玉以下諸人之柩，自應著照僧、道所請，在鐵檻寺先期聚齊，俟屆孟蘭會日，聽候僧、道作法，以觀成效。再已故鹽運司林如海，著敕授京都城隍，賞發帑銀三千兩，增修廟宇，並賜祭田百畝，日供香火之費。查工部侍郎賈政，乃寶玉之父，又係林如海妻兄。著賈政即遵諭行。欽此。

賈赦、賈政等跪聽宣讀畢，又行了三跪九叩禮謝恩，將聖旨供在中庭，這才與夏太監見禮，便向裡讓。夏太監笑道：「恭喜老爺們，此乃亙古未聞之奇事，今竟出自貴府，可敬可賀。

我今日事忙，另日再來喝老爺們的喜酒罷。」說畢，便命拉過馬來，仍在滴水簷前上馬，徑自去了。

這裡賈赦、賈政接了這道聖旨，真是喜從天降，將從前滿腹疑猜，一時盡解。便向賈珍、賈璉等商量，仍命賈榮帶了林之孝，回南搬取黛玉、鳳姐、秦氏的靈柩，賈赦差王善保搬取迎春的靈柩，賈珍差賴升搬取尤二姐、尤三姐的靈柩，賈璉又差來旺兒尋訪晴雯、金釧兒、瑞珠兒的靈柩，俱限七月初十日在鐵檻寺聚齊。這個信兒早傳到內裡，王夫人、薛姨媽暨合家人等無不歡悅。薛姨媽便命老婆子叫了焙茗進來，教他速到家中告訴薛蟠，立刻打點路費，命薛蟠星夜回南搬取香菱的靈柩。

焙茗答應而去。

再說薛蟠於昨晚將柳湘蓮抬到家內，安置在書房小套間內，派了兩個小廝在內看守，自己仍回到寶蟾的房裡睡覺。寶蟾見薛蟠進來，他便輕聲浪氣的問道：「大爺，你想是瘋了，怎麼把個死人抬到家裡來了呢？」薛蟠道：「胡說，那是我的盟弟柳老二，是他師父從大荒山差人送到鐵檻寺。太太吩咐教我把他抬到家裡來。等到七月十五才還魂呢。」寶蟾聽了，把眉頭一攢，嘴兒一撇，笑道：「太太也老背晦了，非親非故的，把個死人弄了來，也不害個蜃氣。」薛蟠道：「這更胡說了，你難道不知道，我在江南回來路上遇著了歹人，不虧人家救咱們的命嗎！」寶蟾聽了又從鼻子裡笑道：「罷喲，我倒不知你的命是人家救下的，我只知道你教人家楞了個扁飽，還撇在葦塘裡喝了一口臭水呢。」薛蟠被寶蟾說的滿臉通紅，無言可對，不去理他，各自睡了。

到了次日飯後，這才走到書房來看湘蓮。天氣炎熱，只見湘蓮枕著包袱，合衣仰臥，推之不動，問之不答，那臉兒上有紅似白的，嫩的真要掐出水來。薛蟠見了，不覺想起昨夜寶蟾之言，觸起前情，不覺淫心頓熾，暗笑道：「我把你這個小東西兒，那會子哥哥和你玩一會兒，你就那樣的利害，打了我還不算，還教我喝那葦塘裡的臭水。這會子我可看你往那裡跑，這可該由著我了罷。」說著，便將兩上小廝攆了出去，將湘蓮輕輕的抱了起來，先替他脫了上身的衣服，仍舊放倒，又替他拉了鞋襪。但見他渾身的肌膚如冰雪一般，愈覺淫興勃然，連忙替他解開衣帶。只覺有人在他背後「啪」的一聲，重重的打了一個脖子拐，打的薛蟠頭暈眼花，金星兒亂冒。正在昏迷之際，只聽焙茗自外走來叫道：「薛大爺，姨太太差我給大爺說話來了。」薛蟠正在神魂昏亂之際，一見焙茗進來，也不暇思前想後，便批臉打了他一巴掌，罵道：「小雜種，你怎麼打起我來了。」焙茗正然說的興興頭頭的，被薛蟠批臉一掌，打的摸不著頭腦兒，便撒潑哭道：「姨太太差我來說話來了，你好好的為什麼打我？我又沒吃著你們薛家的飯，你打我還早呢！」

一頭撞在薛蟠的懷裡，嚷道：「今兒你就把我打死在你們家裡！」

有錢的財主爺罷咧，還能夠給人家償命嗎！」氣的薛蟠紮煞著兩手，嚷道：「好個野雜種，反了天了，反了天了！」焙茗那裡肯服，愈加肆鬧。

早驚動了裡面的薛蝌和邢岫煙，聽見書房一片吵嚷，薛蝌連忙就往外跑，岫煙也走出房門，在院內側耳細聽。只見寶蟾從他房裡跑了出來，向岫煙笑道：「二奶奶，你不出去看看熱鬧兒。」岫煙笑道：「你這個人想是瘋了。你知道大爺在書房裡和誰吵鬧，咱們如何出去看得呢？」寶蟾把頭一扭，道：「你不去了罷，等我各人看去。」說著他便跑了出來。剛到了書房小套間內，就瞧見薛蝌在北邊站著和焙茗兩個人說話，薛蟠一個人在東邊椅子上撇著嘴坐著生氣。只見南邊牀帳內躺著個年輕赤身的後生，只穿條白

綢單褲兒，肌膚如玉一般，不覺吃了一驚。暗想道：「世上竟有這樣的美男子！這個模樣兒又在我們二爺的上一層了。想的出了神，恨不能一口涼水將湘蓮咽在肚裡，只恨人多，不能走到跟前摸他一摸。正想到慾火上攻之際，忽覺有人在他額顛上「當」的一聲，狠狠的彈了個腦彈兒，疼的寶蟾立刻抱著腦袋「噉啣」起來。薛蟠抬頭往套間裡一看，這才恍然大悟，方才的脖子拐不是焙茗打的。

正要嗔罵寶蟾，說他不該出來，忽聽嘎然一聲，一隻白鶴從窗戶裡飛了出去。眾人都吃了一驚。焙茗道：「二爺，這只仙鶴就是送柳二爺、寶二爺來的童子，他還會變人形說話呢。」

薛蟠聽了，這才明白方才的脖子拐、腦彈兒其來自有。這才死心塌地的把湘蓮當作自己的親兄弟，不敢再萌他念了。一面喝退了寶蟾，一面令人進去取了一牀袂被，一個繡枕來。自己不敢上前，命薛蝌將湘蓮安置著睡的妥妥當當的，仍命兩個小廝看守。又向焙茗跟前認了個不是。弟兄二人都隨了焙茗到榮府來見薛姨媽，誰知焙茗見了薛姨媽，便將方才的緣故，一五一十的都告訴出來。薛姨媽聽了大怒，便將薛蟠痛罵的數罵了一頓，這才命薛蟠到當舖裡暫挪三百銀子，即日起身回南，搬取香菱的靈柩去了。

諸事已畢，薛姨媽也回家住了幾天，終覺湘蓮在家不妥，不但不放心薛蟠，抑且不放心寶蟾，便將這些緣故告訴了王夫人。王夫人又告訴了賈璉，賈璉便和賈珍商議，仍將那年為娶尤二姐買的新房子收拾出來，接了尤老娘來居住，將湘蓮挪了過來。等到七月十五日還魂之後，就與尤三姐在此合葬。賈珍聽了，自是歡喜樂從。

話休煩絮。書要剪絕。光陰荏苒，不覺到了七月初間。陸陸續續的就有王善保將迎春的靈柩搬來，賴升將尤氏姊妹的靈柩搬來，來旺兒將晴雯、金釧兒、瑞珠兒的靈柩搬來。果然，到了初十、十一兩日，賈蓉、薛蝌二人也將黛玉、鳳姐、秦氏、香菱的靈柩搬到了。賈政便差賴大先在鐵檻寺搭蓋棚廠，懸掛燈彩，收拾得十分華麗，將這十副靈柩各按名分、年齒的次序兒都停放在棚內，就命本寺的眾僧人先念了三日的真經。轟動了滿城的軍民百姓，每日扶老攜幼、挈男抱女就如看會的一般。

到了十五日黎明，賈政剛要上朝請旨，就有太監夏秉忠飛馬而來，傳諭口旨，說：「昨夜三更時分，僧、道二人在皇覺寺設壇作法，又進了一粒仙丹，用甘露調化，命宮娥灌入娘娘的口中，少頃就覺娘娘鼻中微有出入的聲息。又命灌了些人乳，即覺眉目活動。伊等又奏說，到了午時三刻真魂附體，自然回生。萬歲龍顏甚喜，賞了僧、道每人八轎一乘，一品執事全副，五品龍禁尉四員跟隨，令其速赴鐵檻寺作法，並著我來傳諭老爺們，速為遵照辦理。我的差事甚忙，恕我不下馬了。」說畢，仍飛馬而去。

賈政聽了夏太監之言，便請了賈赦過來商量。榮寧兩府，外邊只留下賈赦，內裡只留下寶釵、李紈、惜春、巧姐、賈蓉之妻胡氏，每人只留下帖身服侍的丫環，其餘主僕男婦，都到鐵檻寺去。於是，坐車的坐車，騎馬的騎馬，一齊出了府門，將一條條衢擁滿；更有跟著看熱鬧的閒人，就如千佛頭一般，不知不覺的便到了鐵檻寺。王夫人、邢夫人、薛姨媽、尤氏、平兒率領著丫頭、老婆子們都到寺內禪院裡去了。賈政、賈珍、賈璉等都在棚內列坐。

不多一時，只見那僧、道坐著八人大轎，全副執事，前呼後擁而來。賈政率領著子弟連忙迎接。僧、道二人下了轎，彼此見過了禮，分賓主坐定。賈政將那僧、道仔細一看，那裡像從前癩頭、跛足的形容，都是豐頤隆準、美目修髯、飄飄然神仙之概，心下暗暗稱奇，不敢怠慢，忙躬身笑道：「小兒蒙二位仙師大德，收錄門牆，成全了他們的生死因果。下官感激難名，惟有朝夕焚香以酬高厚。」僧、道二人笑答道：「貧僧等出家人，原該以慈悲為本，些小微勞，何勞大人齒及！」賈政又道：「下官敬遵法諭，將太虛幻境諸人靈柩，俱已伺備停妥，不知二位仙師作何施為，尚祈賜教。」僧、道二人笑道：「我二人是奉上帝敕旨而來，係用混元一氣真法回生起死，並非世上僧道上法台、登講座、法鼓金鐘誦經禮懺者可比。大人只用預備下健僕數十人，先將棺蓋打開後，預備下老練婦女十數人，以便灌藥。其餘一概不用。」賈政聽了，便吩咐賈璉派撥健僕，又差人告知王夫人派撥老練婦女。

諸事完畢，只見僧、道二人吃完了茶，立起身來，披上袈裟，各執七星寶劍，走到他十人的柩前，口裡不知念的是些什麼。每至一柩，繞柩三匝，便喝聲：「即速開棺！」就有林之孝、賴大、李貴、焙茗、來旺兒、興兒、賴升、周瑞、吳新登、金文翔等一齊答應上前，七手八腳，斧鑿並施。不多一時，將十副棺材的蓋兒一齊揭了下來。只見僧、道又取出一個磁瓶，一枝楊柳來，用柳枝蘸了瓶中甘露，向各棺中灑了一遍。又取出了個葫蘆來，倒出十粒仙丹。又命取十個小茶杯來，將瓶中甘露各傾了半杯，命賈璉端了進去，令婦女將金丹用甘露調化，灌入死者口中。賈璉聽了，忙取了個大茶盤來，連仙丹放在盤內，合盤兒托了進去。就有周瑞家的、林之孝家的、賴大家的、柳家的、旺兒媳婦、金文翔媳婦並葉媽、田媽、祝媽、宋媽一齊上前接來，乍著膽子走到十副棺前。揭去蓋單，但見他十人顏色如生，面龐依舊，便將仙丹用甘露調化，灌入他們的口中。

約有頓飯之時，賈璉便走到鳳姐的棺前一看，只見他鼻有微息，眉目流動，不勝驚喜，忙點手兒招呼賈蓉。賈蓉便也走來看了一看，急忙跑到秦氏的棺前一看，但見他丹唇忽啟，星眼微開，大有生意，不禁驚喜欲狂，忙走來稟知了賈政。只聽僧、道二人道：「諸公不須驚怪。須要鴉靜些兒。如今可命婦女們將他們抬出棺來，用軟轎抬到府中，灌些人乳，以培生氣。」

等到午正三刻，真魂歸殼，自然起矣。大事完畢，貧僧等告辭去了。」賈政極力挽留，吩咐伺備齋供。僧、道二人笑道：「貧僧等不食人間煙火者千有餘年，大人不必費心。只求奏聞聖上，替貧僧等討一封號，建一祠堂，其願足矣！」回頭又向隨來的四員龍禁尉謝道：「有勞眾位大人，請將轎馬執事領回繳旨，轉代貧僧等叩謝聖慈。」說畢，二人一摔袍袖，忽然不見。

此時，邢、王二位夫人聽見說僧、道二人去了，大家一齊出來，在十副棺前挨次兒看了一遍，俱各大喜，忙命周瑞家的諸人一齊動手，將他們抬出棺來。賈璉見了，忙命人抬過軟轎，一溜兒擺了十頂。王夫人坐了一頂，攙了黛玉；邢夫人坐了一頂，攙了迎春；薛姨媽坐了一頂，攙了香菱；尤氏坐了一頂，攙了秦可卿；平兒坐了一頂，攙了鳳姐；尤老娘坐了一頂，攙了尤三姐；旺兒媳婦坐了一頂，攙了尤二姐；柳家的坐了一頂，攙了晴雯；白老孀坐了一頂，攙了金釧兒；賴升家的坐了一頂，攙了瑞珠兒。其餘的主僕男婦，仍是坐車的坐車，騎馬的騎馬，一齊進城到府。

且說王夫人在轎內攙著黛玉，只覺他身軟如綿，因搬過他的臉來仔細一看，真是芙蓉出水，光豔異常。用手摸了一摸，竟是溫熱的，又拉過他的手來看了一看，仍是蔥枝兒一般稀軟的，只覺一股香氣從袖中發出，溫膩非常，心下暗暗驚異道：

「怪不得寶玉小子死裡活裡的捨不得，果然別的姑娘們比不過他。」

不言王夫人在轎內暗想，再說寶釵、李紈等在家，送了邢、王二位夫人去後，李紈便照應著巧姐，將鳳姐、尤二姐的臥房打掃收拾出來，安設了牀帳被褥。又到紫菱洲將迎春的住房也打掃收拾出來，安設了牀帳被褥。寶釵也同鶯兒、紫鵲在瀟湘館寶玉的牀帳對面，替黛玉安設了牀帳被褥；又在當日紫鵲住的房內，替晴雯、金釧兒安設下牀帳被褥。

不多一時，王夫人、邢夫人都到了榮禧堂，落下轎來，喝退轎夫。這裡老婆子們早預備下了藤屨兒，將他六個人挨著次兒都抬到各人的房內。寶釵和紫鵲見了黛玉進來，又悲又喜，親自動手將黛玉從藤屨兒上抱了下來，放在牀帳之內，替他脫去了裝殮衣裳，蓋上袂被，又取了一套新衣放在旁邊，以備還魂後好穿。

諸事妥協，只見玉釧兒走來道：「二位太太教告訴二奶奶，房裡不許閒雜人進來看視，太太們也不過來了。等過了午時三刻還魂後，再許別人進來。如今太太打發人在外頭尋人乳去了，過會子拿來時，教二奶奶給二爺、林姑娘都灌些兒。」說畢，各自看他姐姐去了。

這裡，寶釵忙命紫鵲將門上的竹簾兒放了下來，笑道：「太太教人在外頭尋人乳去了，我想外頭尋來的也未必好，我這會子覺得奶漲漲的，桂哥兒又睡著了，你去取個茶杯來，等我擠出半杯來給你姑娘灌灌，豈不比外頭尋來的強呢！」紫鵲聽了笑道：「擠到茶杯裡，不但冷了，而且也難灌。依我說，不如二奶奶拍在林姑娘身上，就和奶小哥兒一般替他擠在嘴裡，豈不省便呢。」寶釵聽了，笑了一笑，果真扣在黛玉的身邊，解開衣鈕，將乳頭兒送在他嘴裡，輕輕的擠出乳來。只覺黛玉咽的嚶嚶有聲。紫鵲在旁大喜道：「二奶奶，這個法兒果然好，何不也給二爺擠上些兒。」寶釵聽了，不覺紅了臉笑道：「你這個丫頭，又信嘴兒胡說來了。你去罷，看看外頭尋的人乳拿來了沒有？」紫鵲聽了，忙走出來，在院子裡一張，只見鶯兒笑嘻嘻的端了半杯人乳走來。紫鵲忙接

過來往裡便走，剛一跨門檻兒，就瞧見寶釵面朝著寶玉身上拍著擠奶。紫鵝本是聰明人，就知道寶釵將他支出來，原是怕他們看見笑，臉上不好意思的，忙回頭和鶯兒笑著搖了搖手兒，輕輕的退了出來。俏向鶯兒笑道：「這裡不用人乳了，你才瞧見了沒有？」鶯兒笑道：「我怎麼沒瞧見呢，咱們不進去的好。這半杯人乳，這裡既然不用了，咱們何不拿去灌灌晴雯和金釧兒呢！」紫鵝笑道：

「很好。」便拉了鶯兒一同去了。

書要剪絕，至鳳姐、迎春、香菱、尤三姐等各抬到家中，都有著己的親人如法料理，無庸瑣述。

再說林黛玉諸人的靈魂在太虛幻境自從送了寶釵回家，賈母托夢之後，一同回至絳珠宮，大家彼此又宴會往還了好些日子，十分熱鬧。光陰迅速，不覺到了七月十四日。這一日早飯後，寶玉正從湘蓮處閒話回來，忽見正南上有人飛馬而來，漸至臨近，看時，卻是賈珠，寶玉忙迎了上去。賈珠下馬與寶玉相見，彼此請安問好畢，一同進了絳珠宮，見了賈母、賈夫人，稟道：「姑老爺少刻就到了。奉上帝的恩詔，著將太虛幻境應放回生之人，俱限明日午時三刻還陽；又派新升授的散爵大仙甄士隱親來作法送魂。俟將公事辦完，姑老爺就隨後攜眷上任。」

賈母、賈夫人俱各大喜，忙叫了迎春、黛玉出來，也見了見賈珠，又問了會子林公朝見上帝的話，賈珠便到赤霞宮叩見元妃去了。

這裡，賈母便催著迎春、黛玉，教他們收拾預備停當，省得臨時忙迫。迎春笑道：「我們也沒有什麼可收拾的，難道這裡的東西還能夠帶到家去用麼？我們早就和林妹妹說來，將我們的這些東西都交給警幻仙姑收下，等姑媽到了任，缺少什麼，就差司棋他們來取就是了。」賈夫人聽了笑道：「這都是些小事。我想，你們姊妹到此將近一年，也虧了警幻仙姑照應。你們姊妹們，何不今兒都會在一塊兒，也到警幻仙姑處謝一謝去，再求指教指教，豈不好呢！」迎春、黛玉聽了，便知會了鳳姐、香菱、晴雯、金釧兒，又差金釧兒知會了秦氏和尤氏姊妹，大家一齊到警幻仙姑的宮裡來。

警幻聽見眾人到了，忙迎了出來，笑道：「眾位姊妹恭喜，你們的功行也圓滿了。」黛玉等道：「弟子等蒙仙姑大德，照應了將近一年，明日就要拜別，特來奉謝。」說畢，一齊跪了下去。警幻忙命仙女們都拉了起來，讓到宮裡，各按次序坐定。

妙玉也出來與他們道喜。鳳姐道：「妙師父，你為什麼求著不回去呢？咱們在一塊兒混慣了，丟下你在這裡，我們怪捨不得的。」妙玉笑道：「二奶奶，我原比不得你們。今若再染紅塵，豈不被人恥笑！」說著，便命仙女捧上茶來。茶罷，鳳姐向警幻笑道：「我們今日此來，一則叩謝仙姑的大德，二則還要求仙姑的指教。」警幻笑道：「賢妹，你的為人兒沒有什麼可指教的，只是從今以後，把那紅塵中之事看淡著些兒就是了。我們顰腳賢妹更無可指教處，只是聰明太過，須要放渾厚著些。」

迎二賢妹情性過於太儒，須放剛直些。其餘姊妹們的性情，都有一偏，我也說不了許多。我有秘制的中和丸，你們每人吃一丸，各因其病而藥之。」說畢，便從葫蘆內倒出十九藥來，命人取了些甘露來，每人吃了一丸。黛玉便將警幻當日給的葫蘆帶來，仍舊交與警幻。警幻接來，又命人取出個小匣兒來遞與黛玉，命他貼身帶著，便可帶到人世。黛玉接來一看，但見匣上寫著八個蠅頭小字，道：「有求必應，無感不靈」。知是仙家之物，連忙拜謝，貼身收起。警幻又向香菱道：「尊翁給你的那個香匣兒，你也可以帶了回去，還有用處。」香菱聽了正欲回答，只聽鳳姐道：「仙姑，你怎麼也不給我個什麼呢？」

警幻笑道：「賢妹，你這一回去，夫榮妻貴，福壽雙全，還缺少什麼呢！」晴雯笑道：「仙姑，你只把你那個點石成金的法兒教給我們二奶奶，省得他老人家回家去又該放帳了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鳳姐啐道：「小蹄子，才吃了中和丸，可就嘴尖舌快的來了。」說的眾人又笑了。

正在說笑之間，就有仙女們來報說：「城隍林大老爺和甄仙人都到了。」警幻忙命人打掃出前殿來，伺備與林公和甄士隱下榻。眾姊妹聽了，連忙都告辭了警幻，大家回去。早有寶玉、湘蓮、秦鍾都接了出去。

不多一時，林公已到，先到絳珠宮見了賈母。黛玉便與林公相見，父女痛哭了一場。香菱也與士隱在前殿敘過別情。當晚，賈母又命人在薄命司將鳳姐空閒的宮打掃出來，將鴛鴦與賈珠做妾，成了合巹之禮。林公和甄士隱就在前殿暫住一宵。

到了次日，便是七月十五日，林公、賈珠並秦鍾等在牌坊南邊擺了香案，等候宣讀上帝的敕旨。

甄士隱便作法來。只見就地生出金蓮花十三朵，大如車輪，以備送魂之用。警幻、妙玉二人在牌坊北邊擺了祖錢。不多一時，只見寶玉、湘蓮二人先到了，隨後就是元妃、黛玉等十一人款款而來，再後便是賈母、賈夫人、鴛鴦等諸人來送。

到了牌坊北邊，警幻、妙玉每人斟過了別酒，又到牌坊南邊跪聽宣讀了敕旨。其中的言語亦與僧、道所奏，不過大同小異。

宣讀已畢，警幻、妙玉親自攙了元妃坐在第一朵金蓮花上。甄士隱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「起去！」只見那朵蓮花離地丈餘，悠悠蕩蕩，飄然而去。眾人見了，不勝驚異。甄士隱又作法來，其後乃是尤三姐和柳湘蓮，坐了兩朵蓮花，也冉冉而去。

再其次，便是迎春、香菱、鳳姐、尤二姐、秦氏、瑞珠兒六個人坐了六朵蓮花，也就騰空而去。收後才是寶玉、黛玉、晴雯、金釧兒四人，坐了四朵蓮花，也就飄飄蕩蕩的去了。甄士隱作法已畢，也就縱起雲頭，趕來相送，以便指示門戶。這裡林公、賈母、賈夫人都看得呆了。早見秦鍾來稟說：「馮淵將轎馬人夫俱各辦齊，在境外伺候著呢。」賈母、賈夫人又與警幻、妙玉道謝告辭，率領著鴛鴦、司棋、智能兒、張金哥、夏金桂、鮑二家的一齊坐轎，林公率領著賈珠、秦鍾、潘又安、崔文瑞、馮淵、焦大都騎了馬，上任而去。

這裡，警幻、妙玉二人歎息了良久，率領眾仙女各自回宮，暫且不表。